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四

姚秦 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旧金山佛教讲堂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

B13.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
尔时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当何名此经。我等云何奉持。佛告须菩提。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以是名字。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。须菩提。佛说般若波罗蜜。即非般若波罗蜜。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所说法不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。是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须菩提。诸微尘。如来说非微尘。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。非世界。是名世界。

「尔时须菩提白佛言」：在前边这一段文说，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当到这个时候，须菩提又向释迦牟尼佛说了，说：「世尊。」须菩提说呀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它的功德是这样的多，乃至于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演说；就是解说，或者自己受持读诵，这功德，比以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那个功德还大。既然有这么多的功德，那么这个经应该叫甚么名字呢？所以他说，「白佛言。世尊。当何名此经」呢？这一部经应该叫甚么名字呢？「我等云何奉持」：他说，我们这一些个阿罗汉、声闻缘觉和未来的一切众生，应该怎么样来顶戴奉持这一部经呢？我们怎么样来修呢？「佛告须菩提」：这个空生，他这样请问这个经的名字，所以佛就告诉须菩提，「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以是名字。汝当奉持」：佛告诉空生，说，这一部经，它的名字；你问它的名字吗？它的名字就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

这「金刚」，甚么叫「金刚」呢？这个金刚具足坚、明、利三个意思。在前边讲题目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不过还有新来听经的人没有听过；听「金刚」这个名字就不明白，所以现在再把它讲一讲。本来我想，再找一个人替我代讲，我又怕找不出来，所以还是自己讲一讲。坚、明、利，这三个意思。

怎么叫坚呢？坚就是坚固；坚固不为一切所坏。甚么也不能破坏它，这叫坚固；而能坏一切，它能把一切都破坏了。说，这个金刚有甚么用呢？能破坏一切，把我一切都给我破坏了，那我一切都没有了？你所以不成佛就因为你有一切；你要没有一切就可以成佛了。你这一切就是你的执着，就是你的放不下。你这一切是从甚么地方来的？是从有相那儿来的。有相，就是有形有相的；有形有相的都会变灭的。那么无形无相，它是不会变灭的。因为它无相，所以你不能把这无相给坏了。无相也就是无念；这个无念就是万法的本体。这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无念。你要能到无念这种程度上，那就返本还原了。所以金刚，它这个坚固就是能破你这个有念，而不能破这个无念。这个无念也就是这个坚固；坚固能破一切有相、有为、有漏的法，能破坏天魔外道这种的神通。

天魔外道，为甚么能破他们的神通呢？就因为他们有相。他没有到无念的这个境界上；要到这个无念的境界上，他也就不是天魔外道了。就因为他都是有所念，有形有相，做有漏的法，种有漏的因。那么这种有漏法和有漏的因，用这个金刚就可以给他破坏了，这是坚。

这明：明，就是光明。这个光明有甚么用处呢？光明能破一切的黑闇。有光明就没有黑闇；你要有黑闇，就没有光明。你要光明充满了，黑闇就消灭了。所以金刚具足那个光明，光明之体，所以，把这一切黑闇都给摧毁了。

利：这个利，就是锋利。锋利就是像那个刀似的。这个刀要是利，就是斩甚么就断了，一斩就斩断了；要不锋利，斩一下也不断，斩一下也不断，这叫钝，而不叫利了。这个利，就是这个刀非常锋利。金刚的用就和这个刀锋利一样，能摧邪显正，把这一切天魔外道，这种的邪知邪见都给斩断了。斩断邪知邪见，斩断我们人的一切烦恼无明，可以斩断。所以，这金刚的体是坚固的，金刚的相是光明的，金刚的用是锋利的。所以以金刚来作比喻这个金刚法。金刚作比喻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法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叫法喻为名。以这个法喻作这一部经的名字。

「般若」：般若有三种；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三种。文字般若就是所有的一切经典、所有一切的文字，这是文字的智能。你由文字的智能要起观照的智慧。观照，观就是观察；照就是照了，照明。你先由文字般若而生起观照的般若，由观照的般若，而到达实相的

般若这种程度上。甚么叫实相般若？这实相是无相，实相者无相也；可是无所不相也，无相无不相。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三种，分而言之，是三种般若；合而言之就是一种般若。这个般若也就是一个代表的名词。代表名词，它的本体也是当体即空，当体即假，当体即中。你不要执着它，这是空；你也不要执着这个空，这是假；在这个空、假里边，你都无所著住了，这就是个中道。那么又者，这个般若，因为有多含的意思，所以没有翻译，还保留这个般若的名字。

「波罗蜜」：波罗蜜，就是到彼岸，到彼岸了。甚么叫到彼岸呢？这个到彼岸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，做完了，这就叫到彼岸。修行，由凡夫到佛地，这是到彼岸了。由凡夫乃至于成佛，这是到彼岸了。你做一件事情，把它做了了，这也叫到彼岸了。彼岸是对此岸而言的；要没有此岸也就没有彼岸。此岸是甚么？此岸是生死。彼岸是甚么？彼岸是涅盘。因为我们从生死的此岸，经过烦恼的中流，而达到这个涅盘的彼岸，这叫波罗蜜。我们从旧金山坐船到奥克兰、到屋仑去，这也叫到彼岸。就是达到那个目地，这就叫到彼岸，这就是波罗蜜了。

「以是名字」：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一部经的名字。以这个名字，「汝当奉持」：你须菩提，空生，你呀，应该顶戴奉持这一部《金刚经》。顶戴就是恭敬的意思，好像戴到头顶上，这么恭敬。所以，我们研究佛学的人对这个佛经，一定要爱护恭敬；你要不爱护恭敬佛经，这就谈不到顶戴奉持了。那么你能爱护恭敬佛所说的经典，就好像恭敬佛一样。为甚么？前边不讲吗？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。这个经典所在甚么地方，甚么地方就是佛的法身存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佛法的存在地方，也就是僧伽存在的地方。那么所以，有这个经典就佛法僧三宝都具足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恭敬。

「所以者何」呢？甚么原因你要受持这一部经呢？「须菩提。佛说般若波罗蜜」：须菩提，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依照着中道实相的理体，这说有般若波罗蜜。「即非般若波罗蜜」：要按照这个真谛理来讲，这就不是般若波罗蜜。真的是离语言，离文字；既然离语言，离文字，那么怎么会又有般若波罗蜜呢？甚么都空了。这按真谛理，就是「非般若波罗蜜。」「是名般若波罗蜜」：要按照俗谛来讲，这是个假名而已，这个假名叫般若波罗蜜。这个「佛说般若波罗蜜」，这是按照中道实相，说有般若波罗蜜。「即非般若波罗蜜」：按照这个真谛理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。不立文字又怎么会有个般若呢？离语言，离文字，所谓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」言语那个道路断了，没有了；有甚么般若波罗蜜呢？没有。心行处灭，你那个心所想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不立文字，「即非般若波罗蜜。」「是名般若波罗蜜」：这不过提个假名而已，也叫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你不要执着。你也不要执着空，也不要执着有；也不要有人执，也不要有法执，也不要有空执。你要一定说有这个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一个执着。所以，「即非般若波罗蜜」。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我说这个道理，在空生你的意思里边怎么样子呢？你觉得这个道理，认为有甚么意见呢？你可以提出来讲一讲啊？须菩提，「如来有所说法不」：你说，我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道理，你明白没明白；我不知道，我再问问你，「如来有所说法不」：佛有说法吗？「须菩提白佛言」：须菩提对佛就说了，「世尊。如来无所说」：你说！这佛在这儿说法呢，他就问须菩提，他有没说法，硬逼着这个须菩提，叫他说他没有说法。哎！那么须菩提，一看，佛这么样问，明明佛在这儿说法呢，怎么还问有没有说法呢？这应该怎么答呢？须菩提大约一看，他解悟空理了。解悟空理，他叫空生，他解空第一。于是乎，他明白这个真正的般若是没有、无所说，所以他就说，无所说，「如来无所说」。

那么一般人哪，看这个经文，就会不明白。明明佛说法，又问有没有说法。须菩提就说，没有所说法。甚么道理呢？须菩提和释迦牟尼佛，这互相问答，这是讲真正的般若。谈到真正的般若，既然不立文字，离开语言，那么又有甚么可说的呢？一切法空相，是无言说的。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，临到圆寂的时候，入涅盘的时候，他说，没说一字，一个字也没讲。说，要有人说，说佛说法，这就是谤佛。这就是谤佛；那么说，佛既然没有说法，为甚么又有这么多经典是佛所说的？这个道理，对着有为的人说有为法，对着无为人要说无为法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：「法尚应舍。何况非法。」就是法也应该舍了它，何况不是法呢？佛所以说，他没有说法，就怕人执着这个法相，有了法执。有法执和这个我执是一样的；那么法执、我执都没有了，连这空执也要没有了。所以现在讲般若法门，是连这个空也都不要执着。

「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」：他说，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「三千大千世界。所有微尘。是为多不」：在你意思里，所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小的是邻虚尘；邻虚尘，就是和虚空是一样的，你看不见的。我们眼睛能看见这个微尘，再剖成七分，这叫邻虚尘，就和虚空是一样的。好像在这个虚空里边，那个尘根本很多很多的，不过我们眼力看不见而已。但是这叫邻虚尘，与这个虚空做邻居了，这叫邻虚尘。那么邻虚尘和能看见这个微尘，「是为多不。」那么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微尘你说多不多？「须菩提言。甚多」：须菩提说，这个微尘甚多，「世尊。」他说很多。

那佛又叫一声「须菩提」，说「诸微尘。如来说非微尘。」说这个微尘，所有一切的微尘，「如来说非微尘」。也是按照实相来讲，说它是微尘；要按照真谛来讲，它就非微尘，没有了。按照俗谛讲，那么它不过「是名微尘」而已，是个微尘的名。所以，「如来说世界。」那么这个积微尘而为世界。微尘，就是这个依报的最小的；世界呢，这是一个依报的最大的。最大的这个依报，是从最小的积聚而成的。你这一个世界怎么有的？由这个众微尘，众多的微尘积聚而成的这么一个世界。要把这个微尘分开，这个世界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「如来说世界。非世界。是名世界」而已。

前边所说这些个道理，都不外这个空假中。你知道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空谛；你知道一切法是假，这是个俗谛。你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空谛；一切法是个假的，这是个俗谛。你要知道这个非空，非假，也不是空，也不是假，这合中道中谛，这叫中谛。那么现在所说这个般若，说来说去，没有说。所以，须菩提善说般若；那个梵天的天王善听般若。须菩提问他，说，我说甚么来着？梵天说是，尊者无所说。那么须菩提问，那么你听的甚么？他说，我也无所听。须菩提说，这是真般若。无说无听是名真般若。所以佛，「佛说般若波罗蜜。即非般若波罗蜜。是名般若波罗蜜。」这都是假名而已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说三十二相。即是非相。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。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。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其福甚多。

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。须菩提，在你的想象怎么样呢？「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」：说你，你可以用如来这三十二相而见如来的法身吗？你见着这个三十二相，你以为这就是佛的法身吗？「不也。世尊」：须菩提听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再问他，他说：「不也。」说，不可以的。不可以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种相好就当是如来的法身了。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」：你不可以三十二相，就认为是佛的法身了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不可以三十二相，得见佛的法身呢？「如来说三十二相。即是非相。是名三十二相」：如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「如来」是须菩提说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十二相，这是一个应身的三十二相而不是法身的三十二相。应身也就是化身。这个化身三十二相将来是会变灭的，不是永远的。佛的法身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你所说这个三十二相，这是应化身的三十二相。「即是非相」：这不是真正佛的相，不过这也就是按照假名三十二相而已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须菩提，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」：说是，假设要有世界上的受五戒十善的这种男子，和受五戒行十善的女人，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」：他用，好像恒河沙这么多的身命布施。恒河沙数，这是太多了！就好像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。

怎么舍身喂虎呢？释迦牟尼佛，修道的时候，在山上修行。修道，在山上，有一次他看见有两个虎，一个虎的母亲带一个小的老虎。因为这个天哪，下很多雪，把这虎的饮食也给断了，一切的这所有的畜生，也都不出来了。虎也找不着东西吃，于是乎就要饿死了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一想：这一饿，饿死两只虎。这个虎母亲饿死了，把这个小虎也饿死了。于是乎，他就发愿，把自己这个身体，布施给老虎来吃。你想这个老虎是世间最恶的一种兽类，任何人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，来愿意布施给这个老虎做饮食的。可是释迦牟尼佛看见老虎这么样饿，于是乎就发一种布施心，就把自己的身体，跳到那个老虎的面前，给那个老虎吃。这是以身命来布施。

又割肉喂鹰。那个鹰，要吃一个鸟仔。这个雀，就跑到释迦牟尼佛怀里去，叫释加牟尼佛救牠－－释迦牟尼佛那是在前生，不是在今生－－说是，牠这个鹰要吃我，你快救一救我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怎么样救你？这个鹰也就说，说你救牠，可是把我饿死了。你这是救一个众生，杀一个众生。你这也不是慈悲心哪？释迦牟尼佛听见牠这样说，于是乎把自己的身上肉，就割下来喂这个鹰，给鹰吃。这个鹰吃一块也不饱，吃一块也不饱，把释迦牟尼佛的肉都给吃了了，牠还说不饱。那么于是乎释迦牟尼佛说，那好，你把我身上的肉都吃了好了。那么于是乎这个鹰也毫不客气，就把他身上肉都给吃了了。这叫割肉喂鹰。

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这样子的布施心来求佛道。我们现在的人，布施几个钱就觉得心也疼了，肝也疼了。呵！周身都觉得 ...
！舍出两百块钱来，那有三天睡不着觉。这两百块钱，我要做一个多礼拜、两个礼拜才可以赚得到两百块钱。算这个帐，算得很清楚的。释迦牟尼佛，在因地就不算这些个帐，所以他成佛。我们为甚么还没成佛呢？就因为这个帐目算得太清楚。说，那不清楚，要胡涂帐吗？胡涂帐也不要了，连个胡涂帐都没有，那就是清了，那就清净了。你还有个胡涂帐，甚么叫胡涂帐？你算不清楚，这就是胡涂帐。

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舍过一千个身来救度众生。再要往详细了说，这所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地方，不是十方诸佛舍身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应该发这种大乘心。就不舍身命，所有的身外物、一切的财产赶快都要不要它，都要作布施。所以这舍身命，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。」

「若复有人」：假设要再有另外一个人。「于此经中」：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里边。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」：就是，乃至于最少，念这四句偈颂这么多。「为他人说」：为其它的人来讲解，解说。「其福甚多」：他这个福报，就比你用恒河沙那么多的身命来布施，还多，那个功德比那还多。

你们听《金刚经》之后，赶快去到各处去讲《金刚经》去了。好做多一点功德，得多一点福报。这个比你们布施多少钱的功德大，我现在给你们讲，我的功德也不小的。

B14.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

尔时须菩提。闻说是经。深解义趣。涕泪悲泣。而白佛言。希有。世尊。佛说如是甚深经典。我从昔来所得慧眼。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。若复有人。得闻是经。信心清净。则生实相。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

「尔时」：就当尔之时。当释迦牟尼佛说，有人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多的七宝，和恒河沙这么多的身命布施，要有另外一个人能诵持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而也为他人解说，虽然就四句偈颂那么少，他所得的福德也比用恒河沙数身命布施那个福德多。为甚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以身命来布施，也祇能救其它的人的生命，而不能使他返本还原，恢复他的本来面目、本有的法身。你要给他说法，令他由此背尘合觉乃至成佛，那么这是救度众生的法身。所以这功德是没有法子可以把它比较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时候。「须菩提」：当须菩提听完了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讲的时候。「闻说是经」：听见《金刚经》这个道理，「深解义趣」，他对于《金刚经》这无相的道理，他是深深地了解；这种的意义，和它的归趣、它的趋向，他完全明瞭了。所以这「深解义趣」：因为他完全明了，所以就生出欢喜心来，生出一种欢喜心。

欢喜到甚么程度呢？欢喜得就哭起来了。这个「涕泪悲泣」：就哭起来了。「涕」：这流鼻涕，鼻涕也流出来了。「泪」：眼泪也流出来了。「悲」：就非常悲哀。那么悲哀都是，忧愁才哭哪。人觉得有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哭。为甚么须菩提他这欢喜的时候，又哭起来了？我们一般的人，有的时候，乐到极处就会流眼泪。所谓「乐极生悲」，乐到极点了，所以就变成悲哀了。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，说是啼笑皆非。这就是到啼笑皆非的程度上了。你说他乐吗？欢喜吗？但是他又哭起来了。你说他是哭吗？又是欢喜。啼就是哭；笑就是欢喜。那么现在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般若妙法，因为太妙了，所以，使令须菩提也啼笑皆非了。那么这个啼笑皆非，并不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不究竟，引得人啼笑皆非。因为这个深般若，讲得彻底究竟，于是乎须菩提，就欢喜得闻这个别教的般若妙法。

别教，这个般若法门属于别教；别教就是般若时。教有藏、通、别、圆。那么这个般若，属于别教。他所闻到别教这种妙法般若，所以就欢喜。悲，悲就是悲悟以往之不谏，他觉悟过去欢喜小乘法，欢喜声闻法是不对了。所以他现在，因为「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。」他知道，我这个迷途，我误入歧途，我好这个小乘；这小乘，就等于岐途一样。在大乘来说，这小乘就好像误入歧途似的，可是，没有太远。「实迷途其未远。觉今是而昨非。」我现在才知道，求这个大乘的法，这是对的；我过去欢喜小乘声闻的果是错了。因为有这种种的感觉，所以他又欢喜，又悲哀，所以才涕泪悲泣。「而白佛言」：对佛就说了，说：「希有。世尊。」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。」他说，很希有的很哪，世尊。前边，最初那一分，他也叹希有。那个希有，是赞叹释迦牟尼佛日用伦常；这日用，行住坐卧都表现这种的般若法，所以他赞叹稀有。此地这个希有呢，他是说这个经典，甚深稀有。他说，从来都没有的这个，世尊哪，很稀少的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哪！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现在所说这个「甚深」，这样甚深的经典。「甚深」：就是小乘人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叫甚深的经典。

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」：我自从亲近释迦牟尼佛，跟着释迦牟尼佛您学这个佛法，我所得到这种智慧的眼目。智慧，慧眼就是智慧眼。这个智慧眼，也可以说是五眼之中的一个智慧眼，也可以说以智慧来做眼目，就是不盲从；不是随随便便，人家说一个任何的道理就可以盲从的。他不盲从，这叫有智慧眼。怎么叫盲从呢？盲从就是以盲引盲；以盲来领着盲人。那么以盲引盲，这大家都找不着路。所以，这为甚么会以盲引盲？就因为没有智慧眼。这个智慧眼，就是能分别是非，能分别黑白，能分别是法非法，有这种的智慧。「未曾得闻」哪，我从修道以来所得的智慧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过，「如是之经」：好像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般若法门这样的经典。「世尊。若复有人」：我听了是信了，假设另外有一个人，「得闻是经」：他听见这一部经了，「信心清净」了，「则生实相。」他，生出来一种信心清净。

这个「信心清静」，怎么信心还有不清净呢？「信心清净」，就是不怀疑，没有疑惑心，没有不信的心，祇有一个清清净净的信心，一点也没有夹杂，这叫「信心清净。」「则生实相」：这个人，他就会生出来这种实相无相的智慧。「当知是人」：应该知道这个人，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」：他的成就就是最第一、最希有。他这种功德，也是没有甚么可以比的。为甚么呢？他能以专一信心而没有疑惑。信到极处就会得到实相的理体；因为得到实相的理体，所以这是最希有的、最第一的 。

世尊。是实相者。即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世尊。我今得闻如是经典。信解受持。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。后五百岁。其有众生得闻是经。信解受持。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。此人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。我相即是非相。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。离一切诸相。则名诸佛。

须菩提称了一声「世尊」，说「是实相者」，所以说，「即是非相」。甚么叫实相呢？这个实相就是非相，就是无相。「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」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如来，就说这个实相叫无不相，无所不相。实相本来是无相，但是无所不相，是无所不相。「世尊。我今得闻如是经典」：我须菩提现在听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这个经典。「信解受持」：我也可以有清净的信心，也可以明白这个般若的妙法。我又可以受之于心，持之于身，终身受持而不忘记。「不足为难」：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为甚么呢？也就因为须菩提，在过去久远劫，种诸善根，所以他才能不足为难呢！要没有善根的人呢，听见这个般若妙法，他就不生清净的信心，就狐疑不信。所以，我在以前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种诸善根。这个诸善根，有十一种，有十一种这个善根。

十一种的善根：第一就是信根。第二，就是惭根，惭是惭愧的惭，无惭无愧的那个惭。第三呢，就是愧。你要能以遇着事情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啊！改恶向善，生一种惭愧，这都是一种好的现象，这都属于善根、有善根。你要无惭无愧呢，就没有善根；有惭有愧呢，这就是善根。信是一个，惭是一个，愧是一个：这三个了。还有无贪，这是一个，这四个了。无瞋又是一个，没有瞋恨心，这是五个善根。无痴，这是六个。这个精进，这也是一种善根。轻安也是一种善根。轻安，这是在坐禅，有一种轻安的境界，这也是一种善根。不放逸，不放逸也就是不懒惰。怎么叫放逸呢？放就是放松那个放；逸，就是这个 Loni
这个名字叫果逸，那个逸。这果逸的逸，也可以说是隐逸的逸，又可以说是放逸。放逸呢，就是把他放跑了，跑出去，随便各处跑，也就是不守规矩；要不放逸呢，就是守规矩了。这不放逸。这多少了？是七个、是八个了？（弟子：现在是九个。）现在是九个了？不放逸，还有这个不害。不害，就是不害其它的人。还有行舍。行舍就是做这个布施。现在多少了？（弟子：还有没有？）你数一数。（弟子：一、二、……
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一个。）十一个。（弟子：现在有十一个。）就是十一个。这有十一个，这叫属于善心所的十一种善根。这心所法有五十一个，现在是讲十一个心所法。我讲经的时候一点一点添上去，突然间讲全了，记不清楚。这是十一个善根的心所。

这须菩提，在无量劫以前，他修这种的善根，所以他才不足为难。「若当来世」：我须菩提虽然是很容易生信心，很容易受持这个经典，可是，将来若当，将来的时候，未来世的时候。「后五百岁」：在这末法的时候，斗争坚固那五百岁的时候，「其有众生」：有这一类的众生，「得闻是经」：他也听见这《金刚经》了，「信解受持」：他要能信，能解，也能受持，「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」这个人哪，在这末法的众生里边，是最第一、最希有了！「何以故」：甚么缘故这个人是最为希有的？「此人无我相。无人相」：他，无我相，他就没有贪了；无人相就没有瞋了；无众生相就没有痴心；没有无寿者相就没有爱心：这没有贪、瞋、痴、爱这四种的痴心。「所以者何」：所以然的缘故，是甚么道理呢？「我相即是非相」：我相，这也应该没有相的。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都是无相，也都应该无相了。你要能得到无相这种境界，无相也就是实相；实相也就是无相。「何以故」呢？又甚么缘故这无相就是实相呢？「离一切诸相」：这个佛常常讲的，说：「离一切诸相。则名诸佛。」离开这一切的非相就是实相；你能得到实相，这就得到诸佛的理体，诸佛那个自性的理性，所以，这个「则名诸佛」，也就是一定会成佛的。

佛告须菩提。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。不惊不怖不畏。当知是人。甚为希有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如来说第一波罗蜜。即非第一波罗蜜。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。忍辱波罗蜜。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。我于尔时。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

「佛告须菩提」：须菩提这样向释迦牟尼佛来陈说，佛听过之后，随着就告须菩提，说「如是如是」：说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子。你所说这个道理对的，「如是如是」：你也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，所以是「如是如是。」「若复有人」：假设要再有人，「得闻是经」，他听见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「不惊不怖不畏」：他也不惊恐，也不怖惧，也不怖畏。怖、畏，这都是恐惧的一种表现。

为甚么人会惊、怖、畏呢？因为凡夫从来就执着这个我相，现在你叫他没有我了。呵！他害怕了，惊怖畏起来了。怎么？我跑到甚么地方去了？怎么会没有我了呢？他惊起来了。哈！我现在在这儿存在着呢，怎么可以没有我了呢？他惊怖畏起来了：这是凡夫的惊怖。二乘呢？他虽然有我，我已空了；但是法没有空。所以，他听见法尚应舍这种法门，法怎么还可以舍？他也恐惧起来了。哦！那把法舍了，我用甚么来修行呢？这可是，甚么自己也没有了；自己没有了，所以就觉得，惊怖起来了：这二乘的。

权乘的菩萨，他虽然证得我空、法空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，他没有空，这个空也要空了。你有一个空的存在，那还有一个空执。所以佛法呢，也要没有我执，又要没有法执，连这个没有我、没有法，剩了一个空。你要是执着这个空了，这叫耽空滞寂。耽空，就在这个空这个地方，你就站住了；滞寂，在这个地方不走了，就守着这个空，这又是错了。

那么权乘菩萨虽然得到人空、法空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。现在连空都没有了，这般若讲的般若实相的理体，连空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也就恐怖，惊起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人听见这个经，他不惊恐。不惊恐，那么他是明白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的法了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说，「当知是人」：应该知道这个人，「甚为希有」：这个人哪，是最为希有的。

所以，我们人做一点功德就挂到嘴上！说，我做了甚么好事了，我又做了多少功德，好像那个梁武帝似的，那简直是太愚痴了！他因为，没有明白这个般若法门；这个般若法门，甚么都是过去就没有了。你要有一点就有所罣碍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说，「无罣碍故。无有恐怖。」你有你的功德存在你的心里，那也是罣碍，所以你就不能远离颠倒梦想。你要想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要无罣碍；无罣碍故，无有恐怖，就不惊不怖不畏了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就得到涅盘了。所以《心经》那个道理，那是非常的妙的！

这个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「何以故」呢？为甚么这个人是希有呢？须菩提，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。」如来所说的第一波罗蜜，是要按照原理、中道来讲，这是第一波罗蜜；要按照这个真谛理来讲，「即非第一波罗蜜」，根本就没有的，第一波罗密都没有。「是名第一波罗蜜」：这不过依照俗谛，给它取个名，叫第一波罗蜜而已。

「须菩提」：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「忍辱波罗蜜」：这个忍辱，是个波罗蜜。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」：你这个忍辱，应该没有相，没有忍辱相；你要有一个忍辱相，那还是着相的忍辱，还是执着的忍辱，还是没有放下的忍辱。你还是，没有能真忍辱；真忍辱也没有人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。既然四相没有，你又有一个甚么可忍的呢？所以说，这个忍辱，如来说，「须菩提。忍辱波罗蜜」：这个忍辱，按照中道说是忍辱波罗蜜。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」：你要是人空、法空、空也空了，哪有一个波罗蜜可忍呢？没有的。「是名忍辱波罗蜜」：这是依照俗谛而有一个名称，叫忍辱波罗蜜而已。「何以故」呢？甚么缘故？为甚么这个忍辱波罗蜜，说它没有忍辱呢？

「须菩提。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」：好像我在因地的时候。因地，因就是因果那个因；地呢，就是果地的地。因地就是在前生以前的事情。「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。」这「歌利王」，歌利王，有的翻译成迦陵伽王。玄奘法师就翻译成，这割利王，也就是有的经上说歌利王。有的就这个「歌」字，翻译成那个割，用刀割的那个「割」。相信，这个翻译法也就因为这个王，他把释迦牟尼佛身体给割开了，割释迦牟尼佛的身体。所以，这个字有的就用这个唱歌的歌；有的经上，用那个割解身体那个割字。

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因地，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了，有这么一生。他很年轻的就到山上去修行。这个山，就近歌利王他做国王这个城市，大约没有很远，或者有二十、三十里的样子。那么这歌利王有一天，就出去打猎。打猎，听得懂吗？（弟子：是要去杀那个众生。） hunting 。（弟子：Yeah 。）去打猎去。打猎，他带着很多的军队，又带着文武百官。那么，他觉得还不够这个风头，不够派头，又带着宫娥、婇女、妃嫔，他这些个最美丽的女人都带出去了。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这一班女人，所以就带着一起出去打猎。连打猎再玩女人，你说！他觉得这种浪漫的生活，是很十足。十足，就是很满足了。那么带着婇女打猎，到这个山上打猎。那个打猎的地方很大的，这歌利王就去追这个獐、麃ㄆㄠ pao （上「鹿」下「包」）、野鹿，或者老虎，或者甚么，他就追赶那些个野兽去打。

这些个女人，她没有那么大胆子，一看着这种野兽，她自然就是躲躲藏藏，不敢跟着这个歌利王去打猎。那么往这个山上一走，就遇着一个在那儿修道的一个比丘。这个比丘，大约有十八、九岁的样子；很年轻的，生的相貌大约也很过得去的，不十分的美貌，大约都有普通人那么

样。这些个婇女看见山上有这么一个青年人，好奇心就都生出来了。他虽然是个比丘，很年轻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穿的衣服也很褴褛的、很破的。这一些个女人哪，以为这是个妖怪，这是个会吃人的，或者是妖怪，或者禽兽，就很怕的。很怕呢，就说：哦！这个地方也有一个，你看那个野兽像个人似的。等那释迦牟尼佛说，哦！我不是野兽，我在这儿修道的。这一些个人，哟！甚么叫修道的？在这宫里边，从来就没有听见修道的这个名称；到这儿就听他会说话了，就走近前去和他一谈起来，释迦牟尼佛就给他们说佛法。

这一说佛法，她们都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于是乎，就在这个地方停止下来，就来听佛法。正在听着这出神的时候－－出神呢，就听着很欢喜听，旁边有甚么动静，她们也都不知道了；不知道了，这歌利王追赶这个獐、麃匁幺 pao
（上「鹿」下「包」）、野鹿，回头一看，这些宫娥婇女都跑到甚么地方去了？于是乎又回来找他这些个女人；找女人，一找就找到这个比丘这儿了。他在远处一看，哦！这一些个宫娥婇女在那地方围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在那儿给她们讲，讲甚么呢？于是乎他就蹑手蹑足地走道，慢慢地慢慢地来，好像做特务似的，到这个地方－－特务这个情报的消息。到这儿一听，哈！这释迦牟尼佛在这地方给她们讲佛法。这些个宫娥婇女，他这些妃嫔哪，就都注目凝神，也不知道歌利王走到身边来，甚么都不知道了。

这歌利王就出声了，说：喂！你在这儿干甚么呢？他说：我修道的。你修道？你证了罗汉果了没有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没有证罗汉果。说，那么你证了不还果了没有啊？你证了三果了没有啊？你没有证四果，你证三果了没有啊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证三果。说：那么你没有证三果。这个世间有一些个仙人，他服气，食果；他吃这个气，服气吃果，吃这个水果，吃这个
fruit
，这么生存在世界上，他们都有贪欲－－贪欲就是淫欲－－他们都有这个淫欲心。你这么年轻，在这个地方，你也没有证果。你有没有淫欲心哪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也没有断。没有断，那就承认有了。这个歌利王更发脾气了，说：那你没有断淫欲心，为甚么你看我这一些个女人看得这么样，你怎么能忍得住你这个淫欲心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虽然没有断淫欲，但是我不起淫欲的念。我修行观这一切都是无常。我修这个不净观，九种不净。歌利王说：哦！你修不净观，你这简直是骗人的嘛！你有甚么证据，你不起你这个淫欲念呢？你能忍得住你这个淫欲的念头啊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忍得住，甚么都可以忍。你能忍？好！这现在我先把你的耳朵给你割下来。

于是乎抽出这宝剑，就把这个比丘的耳朵就给割下来了。割下来了耳朵，这些文武大臣一看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耳朵被歌利王给割下来了，还是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。于是乎这一些文武臼官就说了：大王！你不要割了。他是个大士，是个菩萨啊，你不可以割。歌利王说：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大臣说：我看你割他耳朵，他一点颜色都不变的，还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事？他心里那儿瞋恨我，瞋恨得很厉害。我再试一试他。于是乎拿起宝剑，又把鼻子给割下来了。把释迦牟尼佛的鼻子也给割下来了。说，你瞋恨不瞋恨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不瞋恨。好！你不瞋恨。大约你还是不讲实话，你尽骗人哪！你骗这些个女人可以，你骗我就骗不了的。你真能忍得住？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一个，看看你怎么样？把手又给剁去一个；剁去一个，问他，能忍不能忍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事情。好！你没有事情。我再把你那个手也给剁下来了。那个手也给剁去了。问，你还瞋恨不瞋恨？你现在有没有瞋恨心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。手给你剁下，你还说没有瞋恨心，我不相信的！我不相信世间有人，人家把他耳朵、鼻子、两只手都给剁下来，他不瞋恨！你这个真是古怪了！把腿给剁下来一个，把脚也给剁下了一个。问，你还瞋恨不瞋恨？他还不瞋恨。把那个脚也给剁下来。两个手、两个脚、两个耳朵、一个鼻子都给割下来了，说，你现在瞋恨不瞋恨？释迦牟尼佛还说，我不瞋恨。

这个时候四大天王就发了脾气了，你看你这个歌利王，真是混蛋！这个人在这儿修道，你来这样欺负他；我们是护法，应该来惩罚你。于是乎天就下这个大雹子，下这个冰块，又飞砂走石，把这个山石也都给刮起来了。歌利王一看，喔！这回惹了祸了。这回怕了，于是乎就跪到这个没有手、没有脚的、也没有耳朵、没有鼻子这个比丘的面前，说：唉呀！现在我知道错啰！我这回，上天要责罚我了！你不要瞋恨我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！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瞋恨你啊！我不相信哪！那你要不生气，怎么这个天祂来罚我了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有证据。我如果要生瞋恨心的话，我这个手脚就不会再恢复原有的手脚，和耳朵、鼻子；如果我没有瞋恨心哪，我这个手脚和耳朵、鼻子都会恢复如故，像原来你没有斩那时候一样。说完了这话之后，果然这个手也生出来了，脚也生出来了，耳朵也生出来了，鼻子也生出来了；生完了，又说，等我成佛那一天，我先度你来成道业。他发愿先度这个歌利王成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今生在成佛的时候，就先度憍陈如尊者。

憍陈如就是这个歌利王的前身，前身就是歌利王。所以，我们一般人哪，听经听到这儿，说：哦！那这个比丘在山上修行，他修忍辱的功夫。我也到那地方去把他鼻子、耳朵给割下来，他好发愿先度我。但是你要遇着释迦牟尼佛这样慈悲心、忍辱的人就可以；要是遇不着释迦牟尼佛这么样的慈悲、忍辱的修行人哪，他生一念的瞋恨哪，你就会堕无间的地狱的。这个不要轻易尝试这种的办法。况且你也没做国王，要做国王或者也可以的。

那么，我在以前的时候，我释迦牟尼佛在因地，为歌利王把我的身体给割解的时候，「我于尔时」：我在那个时候，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众生相和寿者相，所以我经验过这种忍辱的波罗蜜的法，所以我才现在说给你们大家听。

何以故。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。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应生瞋恨。须菩提。又念过去。于五百世。作忍辱仙人。于尔所世。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。菩萨应离一切相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。则为非住。是故佛说。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。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。即是非相。又说一切众生。即非众生。须菩提。如来是真语者。实语者。如语者。不诳语者。不异语者。

「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」：释迦牟尼佛说呀，当着歌利王，他在以前把我节节支解时，把我耳朵给我割下来，鼻子给我割下来，两只手、两个足，这四肢都给我支解，都给我剁掉了。「若有我相」：我在那个时候，假设我要有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「应生瞋恨」：那么要有我相就会生一种瞋恨。为甚么呢？有人把我的手给我剁掉了，把我的鼻子给我割下来，把我耳朵给我割下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生出一种瞋恨心。因为，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所以就会生出瞋恨来；要没有我的存在呢，就不会生出瞋恨来了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「须菩提」：你知道，我在那个时候没有生出这个瞋恨心。所以我发愿，即刻恢复我这个四肢和耳朵、鼻子，就能恢复。如果我稍微有瞋恨心的话就不会遂心满愿，不会应我这个誓愿而恢复如故。

「须菩提。又念过去于五百世」：我又想起来，想起来在过去生中，「五百世」，在五百世的时候，「作忍辱仙人」：在那时候，我作忍辱仙人，一切的事情都要忍辱。「于尔所世」：我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上，也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四相也都没有。所以一切的困苦艰难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忍的。「是故须菩提。菩萨应离一切相」：这个菩萨呀，应该把一切相都离开，而不着一切相。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」：发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不应住色布施，也不住色生心，也不应着住到这个六尘境界上，不应该执着色而生这个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而生这种执着心。「应生无所住心」：应该生出一种无所执着的心，一切都圆融无碍，一切都无有罣碍。「若心有住」：假设你的心要生出一种，执着的心，「则为非住。」那就是，不是你这种的「非住」，就不是你应无所住的那种住了，就又是有所执着了；你有所执着就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。「是故佛说。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」：所以，菩萨的这个心，不应该执着到这个色的布施上。

菩萨行六度万行，在布施这一度，也就具足六度，六度都具足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布施，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财施就是资生施。资生就是为资养这个人的生活，这种施，这就是六度的布施度，这是本度。第二就是法施。以这个法施予没有怨害你的众生，你说法，令他心无所畏，这就是一种持戒的度。对你没有害处的众生，你令他远离一切的怖畏，这叫持戒度。那么对你有害的众生，你能说法，令他无所恐惧。对你有怨害的，或者对你有仇，或者对你有甚么不相当的地方，你还能对他说法，令他心里远离一切怖畏，这就叫忍辱度。你能用忍辱的波罗蜜来教化众生，这是忍辱度。

你诲人不倦，你教化众生，一点也不懒惰，见着所有的众生就是给他说佛法，欢喜给他说佛法。我所知道的这个佛法，我就来给他说。不管他接受我的度不接受我的度，我也要给他说法。我知道一点佛法就给他说佛法，不怕疲倦，不怕辛苦，这叫诲人不倦。教化众生而不疲倦，不懒惰。这就叫甚么呢？这就叫精进度，这就叫精进度。你又能说法说的非常有次第，不会杂乱无章的，不会前边倒到后边去，后边又倒到前边去，来回说得颠倒。譬如六度，本来第一就是布施度，你说第一就是般若度，第二就是精进度，这就是没有依照次第。

这布施六度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：这六度要依照次序来讲。

还有，譬如讲五根，五力。这五根，甚么叫五根？五根就是五种的根，像那树有根似的。五根是甚么呢？第一就是信根。第二就是净根。第三是念根。第四是定根。第五就是慧根。这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，这叫五根。这五根，它具足五种的力量，所以，又叫五力。那个《弥陀经》上讲五根、五力，就是这个。那么你要不懂佛法的呢，你本来是五根哪，哎！你讲到六尘上去了；讲五根，你讲变成六尘了，这就是错乱了。错乱，这就说法不如法。你现在说法不错乱；说法不错乱，就叫如法。这如法，你能不错乱，这就是禅定的波罗蜜。你有禅定的功夫才能不错乱；你没有定的功夫，一讲上来，就手忙脚乱了，无所措手。或者再有一个人，提出一个问题一问，更慌上来了。不知道怎么样答复这个问题好了。这就叫没有禅定的功夫，没有定力；没有定力就慌了。

那么有定力，在这个讲法的时候，把这个法相，分别得很清楚而不错乱。（这是禅定波罗蜜。

）禅定波罗蜜，那么再能有一种慧辩无碍。慧就是智慧；辩就是辩才。有这个智慧才能有辩才。有辩才，所谓头头是道，你所说出来的法，你怎么样说怎么样就是有道理。左右逢源，你往左讲也讲到那个源头上了，讲那个真正的道理；向右一讲，也是讲那个真正的道理。怎么样讲怎么有道理，这就叫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为甚么能这样子呢？就因为有慧辩无碍，有这个智慧辩才，得这种无碍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般若度。所以在这一个布施度，就具足这六度，就有这六度。那么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这三种里头，这个六波罗蜜。

「须菩提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」：菩萨因为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，「应如是布施」：应该像上边我所说这个应无所住心，而行这个布施，不要生出一种执着来。怎么叫无所住心呢？无所住心就是，你虽然作布施而不执着到这个布施相上。我这回做了布施了。我是一个能施，那么对方是我一个所施，中间，或者我施出来，我布施多少财务或者多少功德，我又给人家说了多少法，教化了多少众生。生出这种执着相。佛法，就是要你没有所执着，要清风明月随时现！这个清风徐来，这个明月都是自然的境界，不要执着，不要生出一种着相的这种的布施。你着相布施呢，这是修天福的；你修佛果，就要不着相。虽然你不着相，而还要你真真实实去做去。你要说，我不着相，这甚么也没有了，我就不要做了。那又变成一个空了，落成一个空妄了。你虽然不着相，而要去真实去做去，这才是真的。

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如来，他说，「一切诸相。即是非相」：这个一切诸相本来是没有相的。「又说一切众生。即非众生」：如来说，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，本来他的自性都是诸佛来着。所以现在不过迷就是众生，觉悟就是佛。你要是用一切的佛法去教化众生，将来众生都可以返本还原，成佛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出这样的法来，恐怕人又有惊怖，狐疑不信了，又生出一种怀疑心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才说，「须菩提。如来是真语者」：如来是真实语的一个人。「实语者」：是老老实实说的话，不打妄语的。「如语者」：他是一个所说的话，都是有真如的道理的，都是有真理的。「不诳语者」：不会打妄语的，如来不说假话的。「不异语者」：也不会说出一种奇奇怪怪，怪力乱神这种的话，来惊世骇俗的。

须菩提。如来所得法。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。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如人入闇。则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。如人有目。日光明照。见种种色。须菩提。当来之世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能于此经受持读诵。则为如来以佛智慧。悉知是人。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

「须菩提」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「如来所得法」：如来所得这个实法、这种真实的智慧，「此法无实无虚」：这个法，它是一个真空。所以真空，也没有甚么实在的实体，没有一个实体。「无虚」：虽然没有实体，可是在这个真空里边有一种实相的妙有的存在。它因为有妙有，所以又叫无虚。这个真空不碍妙有；妙有不碍真空，所以，无实也无虚。所以无实无虚，甚么道理呢？就是叫人，没有一切执着相；离开执着相就是妙有真空的理。所以，「须菩提」，你要知道，「若菩萨心」：假设这个菩萨，修菩萨道的这个菩萨的心，「住于法而行布施」：他要着住到有为法上－－这个法是有为法－－着住于有为法而行布施，就是着相的布施。着相的布施祇可以升到天上去，或者生到人间。

所谓「着相布施生天福，犹如仰箭射虚空」：你着相而行布施，这生天的福报。你好像甚么呢？好像，拿着一把箭，弓箭向空中来射箭一样。向空中来射箭，「势力尽。箭还堕」：这个你那个力量没有了，这个箭又落下来。「招得来生不如意」：你生到天上去，然后天福享尽，又落到人间来，又要受苦了。所以这叫有漏的布施。有漏、有为法而成的有漏的福德，这是不究竟的。就好像人，你祇知道修福而不知道修道，而不知道修行；你就得到天福，虽然得到天福，终究，天福尽，还要受苦的。

这是现在举出一个譬喻来。这个着于法，这个执着生出的一种执着心。「如人入闇」：你行这种布施就好像人，到那个闇的地方去了。「则无所见」：你甚么也看不见。也就是你升到天上去，虽然有天福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智慧，就没有真正的光明；没有真正的光明也就是黑闇，就是「如人入闇」了。「则无所见」：你没有真正智慧，你闻不到佛法，就是「则无所见」。「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」：假设菩萨他存心，不执着于这个有为法而做布施，「如人有目。」这个他不执着做这个无为法，修无为法而得到这个无漏的果实，得到无漏的果，「如人有目。」这好像人有眼目一样，也就是有了智慧了。「日光明照」：这个日光，就等于你的智慧光。这个智慧光，遍照一切。「见种种色」：所有的一切种种的色相，都可以看得见。

「须菩提。当来之世。」「当来」：就是未来的时候。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」「能于此经」：他能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「受持读诵」：心里能领纳，身体能力行，能奉持，又再能读，对着本来读；诵，或者不要这个经本就可以，能诵得出来。「则为如来」：这个人，他就能得到如来「以佛智慧」：以这个佛智、佛慧，「悉知是人」：如来他能以佛的智慧，他悉知道这个人的修行。「悉见是人」：也能看见这个人。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」：他将来一定会得到，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功德，没有数量、没有边际这么多的功德。那么这么多的功德在甚么地

方呢？甚么地方也没有！你不要找，你一找就没有了。你要不找，它就在这个地方；你要一找，一看就没有了。所以头先那个果章说，他在台湾讲佛法就在外边那个地方。你要不讲，真在那个地方；你讲出来了，哦！他一看就没有了。这个佛法就是这么样子妙！

今天晚间这个讲经的时间哪，搬家了，搬到或者三点半，或者四点钟到五点半，或者六点钟。为甚么搬家呢？因为美国这儿有一个中国的武术大会。这个中国的武术是由菩提达摩传出来的。在菩提达摩以前，本来中国也有武术，不过没有那么盛行；菩提达摩到中国，那么武术为甚么就这么盛行呢？因为那时候在少林寺有一些个出家的和尚，那时候大约科学也没有这么进步，所以这出家做和尚，就没有甚么工作。不像现在，又可以打打字，印印这个笔记，这有一些个工作，令你这个心，不打妄想，这都是修行。当时，因为出家人要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；发脾气，就你障碍我，我障碍你：大家都不能修行。菩提达摩是个祖师，他说，你们欢喜打架吗？我来教你们打功夫。你们谁的功夫学得最精了（精就是精妙了），你就不会被人欺负，不会被人打，你可以打人了。那么你要不学功夫呢，你和人一发脾气打架的时候就吃亏了，被人一打就打躺下了。那么并且又可以运动身体。

菩提达摩这样一说，这些和尚说，对啊，我学会了功夫，再和任何人一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打胜仗了。于是乎连中国的武术再印度的武术，这个菩提达摩，把它合起来，变成一种这个少林寺的拳，少林拳。那么这一些个和尚一打功夫，你也想要把这个功夫学得精妙了，他也想要学精妙了。学精妙为的甚么呢？好预备打人的。或者有的就预备挨打的。怎么说挨打了呢？人家打一拳，他这个铜筋铁骨－－我头先不对你们讲，有铜头铁罗汉？这和尚的头，像铜那样坚固，身上像铁那么结实。所谓就是你打一拳，踢一脚也不要紧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就很多出家人，当时都学这种功夫。

那么学这种功夫不要紧，把这个妄想，也都没有了。一天到晚就是学功夫。所以，把其它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的境界，就都无所动于衷了。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，就都不动心了。那么无形中这就持戒了。持戒，就在这个时候又生出定了；生出定就开智慧了。所以当时，也有很多的人，因为打功夫就开悟了；开悟了，那么因为这个，所以就传出来有少林派。少林寺的和尚，出来到甚么地方，人人都怕的，没有人敢欺负少林和尚的。所以，这一传呢，就传到现在美国这儿，有了五个馆。五个馆，他们以前常常有的到这儿来看我。这回他们听说我要去听，特意送来四张票，请我们去看的。你们其余的，谁愿意看中国的功夫，想要开悟，可以买票去。我这个呢，因为我也没打算去看，好开悟，所以他送来的，这儿有几个沙弥，或者这个果彰同我去，因为果彰是我最欢喜的一个好孩子，所以，我要同他去。那么今天把这个法会就搬了家了，就这个原因，告诉大家一声。你们谁愿意要去看的话，也就去自己买票去，开不开悟，我不保险的！

B15.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

须菩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初日分。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中日分。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后日分。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。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。闻此经典。信心不逆。其福胜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。为人解说。须菩提。以要言之。是经有不可思议。不可称量。无边功德。如来为发大乘者说。为发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。广为人说。如来悉知是人。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不可量。不可称。无有边。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。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释迦牟尼佛叫一声空生，「须菩提」，说是，假设「若有善男子」：这个修五戒十善的男子和修五戒十善这个女人。「初日分」：在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。「初日分」，就是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，这是寅卯的时候。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」：前边那儿讲是用一个身来作布施，现在呢，用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用这么多的生命来作布施。「中日分」：中日分，就是巳午的时候，这叫中日分。「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」：就是不单单初日分用恒河沙等身命来作布施，就是中日分，也用恒河沙等身命来作布施。「后日分」：后日分，就是申酉的时候，叫后日分。「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」：也用这个恒河沙等身命，来作布施。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」：像这样的作布施，不是单单一天这样来作布施，要用百千万亿劫那么样长的时间，来做身命布施，「以身布施」。

「若复有人。」那么前边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各以恒河沙等身作布施，那么时间又那样的长。可是，假设要再有一个人，「闻此经典」：他听见《金刚经》的这个经典，就单单听见，「信心不逆。」信心不逆，这个「逆」是忤逆，也就是疑惑，信心，不生疑惑心。「其福胜彼」：他这个福德，就超过那个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百千万亿劫，那么长的时间。那么这个人，仅仅就一听这个经典就，「其福胜彼」：他这个福，就超过前边，以身命布施那个人的功德。甚么缘故呢？因为那以身命布施，祇是得一种财施，是一种财施的功德。那么你现在闻这个经典，就叫得法施的功德。财施，是得到福德；这个法施呢，得到智慧。你要是想开悟成佛，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；要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开悟成佛。你要没有真实的智慧，那么仅有福报，是不会开悟的。所以，「其福德胜彼」。「何况书写」：何况你

能以用笔墨来书写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又能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，又能为人解说《金刚经》。

「须菩提。以要言之。」，那么撮要来说一说。「是经有不可思议。不可称量」：这个经，有不可以心思、不可以言议、不可以秤称、不可以这个斗量的那么多的功德。「无边功德」：这个功德是无边的，没有边际。

「如来为发大乘者说」：如来，不是为这一些个小果声闻，说的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是为发大乘菩萨心的人，而说的这个《金刚经》。「为发最上乘者说」：这不单发菩萨心行菩萨道，而且还志求佛道，要广度众生，最上的、无上的这种佛乘。

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」：假设要有人能受持这一部经，能读诵这一部经。「广为人说」：来给一般的人讲说。「如来悉知是人」：如来，以这个天眼悉知是人。「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不可量。不可称。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」：这个人，他都得到成就了，这不可以斗量、不可以秤称的无边不可思议这种的功德。

「如是人等」：像受持读诵书写这个人这样子。「则为荷担如来」：这个就是负担如来所有的家业。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」：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（弟子：这个负担如来所有的家业，是甚么？）「荷担」，就是担负着。

何以故。须菩提。若乐小法者。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则于此经。不能听受读诵。为人解说。须菩提。在在处处。若有此经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所应供养。当知此处。则为是塔。皆应恭敬。作礼围绕。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

「何以故」：甚么原因这一个人就是负担如来家业的人呢？「须菩提。若乐小法者」：假使他要欢喜这个小乘的法，这样的人。「着我见人见」：他着住到我见上，就有一种贪心；着住到人见上，就有一种瞋心；着住到众生相，就有一种痴心；着住到寿者相，也就有这一种的着住到寿者相，这种的愚痴的见。「则于此经」：他在这《金刚经》的里边，「不能听受读诵。」他因为祇欢喜小乘法，所以对于《金刚经》大乘的实相无相的这种的法，他就不能听受。他也不相信，也不能接受；也不会读，也不会诵；也不能为人解说。因为他心量小，境界小，所以对这个大乘法，他就不懂。「须菩提，在在处处」：无论在甚么地方，「若有此经」：假设若有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话。「一切世间」：一切世出世间，这个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，和阿修罗，有天福而没有天德的这种修罗法界的众生，「所应供养」：都应该供养这一部经，应该发心供养。

这供养呢，以前讲过很多，现在把它再讲多一点。这供养，有十种的供养。十种供养都是甚么呢？第一就是香。我们供佛的那个香，要买最好的那个香、最值钱的那个香，不要买那一种香，是几几乎，人家要把它丢到圾垃箩里，丢到那个 garbage
，你把它捡来，来供佛，这是不够诚心的。要用最好的那个香，在佛教里讲这个牛头栴檀。这个牛头栴檀香，烧上可以香四十里。讲《楞严经》我讲过，那个四十里。一点着，就四十里地以内都香。那种的香，那一铢－－一铢就是很少的份量－－就价值连城。所以那种香是最够诚心的。你看那个婆罗门女，讲《地藏经》，她为甚么把她的家宅都卖了，把她的房子都卖了？就去广求供养，广求供具，去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她为甚么卖房子呢？就因为，她要拿出她真正的诚心来，所以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；宁可没有地方住，去到外边去露营，也要来供佛。所以这是一种真心。第二种，用甚么来供佛呢？要用这个花。花，就是种种的那个花。好花好香。总而言之，你用多一点钱买花来供养佛，你的功德就多一点；你不要说是，我欢喜吃好东西，我就舍得钱去买，买，尽量来吃。然后供佛，一个仙（ cent
，一分钱），我也不舍得了。在那个 garbage
捡一点人家丢到垃圾里头那个花来供佛，这是不够诚心的。这第二种是花。

那么供香有甚么好处呢？供香，你那个身体等到来世，就放香，有一种香气在你身上。你看！释迦牟尼佛口里也放香，身上毛孔也都放香。他身上没有臭气。你为甚么身上有一股臭狐气？臭得不得了！离得三、五 mile
（哩）都可以闻得到你这一股臭气。为甚么呢？你说？我说这个话，你笑，真的！你看警察那个狼狗！你离多少 mile
（哩），牠一闻你这个味，牠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，牠就会找去。你不要以为三、五 mile
（哩），这是远了，这不远的。那个警犭，都可以找得到的，都可以找得见。那么身上会放香气，你用香来供佛。这也不是说，哦！我用点香来供佛，我求着来生我有香气，不是的。你也不要求，不要希望，自然就有的。你的功德到了，你身上就会放香；你功德不到，你就求香，也祇有臭气。你看天人，他为甚么身上放香呢？天上的人都有香气的。他就因为，在前生用香来供佛。

那么花呢？用花来供佛，那更好了。有甚么好处呢？你来生那个相貌，美满、圆满，那个相貌，非常的美丽、非常的好看，所谓人见人爱，谁看见你谁就爱喜。你要是男人呢，就招得一大帮女人欢喜你；你要是女人哪，就引起一大帮男人来跟着你。说，那更麻烦了！我不希望有这么多麻烦。你要不希望，那更好！你看！释迦牟尼佛相貌那么圆满，也就是因为宿生他用香，花，来供佛，所以相貌圆满。那么你要不愿意相貌圆满，怕这个麻烦，那你可以变成那个菩提达摩。你看，菩提达摩，胡子邋遢的，那个相貌很丑陋的，也可以的。不过那随你的心意，你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就是香。

第三呢，是甚么呢？是灯。你在佛前点灯，来生的眼目就明。眼目就明亮，人家看不见的东西，你也可以看得见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也可以知道。你就会得到天眼通。得到佛眼、法眼、慧眼，得到这个智慧眼、肉眼、天眼，得到这个五眼。为甚么你会有这五眼？就因为你佛前点灯来着。佛前点灯，你这个肉眼也明亮，五眼也会能开的，会开五眼。所以你这个人，说：他有佛眼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哈！你佛前连一滴油也不舍，一对蜡烛你都不买，也不供养佛，那当然你是没有五眼了嘛！你要想有五眼，就赶快地买那个最好的香油，来在佛前点灯供佛，这就会得到这个五眼六通。你看这功德多妙啊！这第三，用这个灯来供佛。

第四是甚么呢？第四，就是璎珞。这璎珞，以前讲那个璎珞珠啊，这个璎珞就是美丽的珠就是了，最值钱的这个珠宝。拿到佛前来供养，供养佛，用这个珠宝，这叫璎珞。这第四，用璎珞珠来供佛。

第五呢，用宝盖。宝盖，有那个幢旛、宝盖。宝盖在空中，像中国那红罗伞，古来作官的顶上不打一把好像伞似的？这个叫宝盖，这宝盖来供佛。这第五。

第六是甚么呢？用这个幢旛。幢旛，就好像这木头对联，这都属于幡之类的；属于幡，这叫幢幡。幢，就是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幢，是一个圆筒形做的，那么一个用珠宝镶上的，也在悬挂到佛前来供养佛，这叫幢旛、宝盖，第七。

第八是甚么呢？第八 ...
（弟子：幢幡是两个东西？）是两个东西。第八是甚么呢？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忘。我现在不是问你；我是告诉你。第八是衣服，是你所有的衣服，最好的那个衣服，做好了，你不要先穿，你要先拿来供供佛。供佛？佛穿你的衣服吗？佛不穿你的衣服，但是这一种表示敬意。这衣服。

我现在算一算还有多少：第一是香，第二是花，第三是灯，第四璎珞，第五是这个宝盖，第六是幢旛，第七是衣服。我觉得这个甚么，第七是衣服。

第八呢，是果食。这种水果，饮食，你吃的东西，都应该供供佛，不应该没有供佛，自己就先吃了。这第八，这果食都要先供佛的。所以我们在以后，所有的居士都记得，在佛堂，或者庙上吃东西，在出家人没有吃的时候，自己不可以先吃的。因为必须要僧人先吃，一起吃，才可以吃的。因为过去我看见，有几个居士到这儿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连佛也没有供呢，拿起来东西就吃。在庙上，不可以这样子的！必须要先供过佛。我们因为是信佛的，信佛就要恭敬佛；恭敬佛就要恭敬法；恭敬法就要恭敬僧。所以在出家人没有吃东西的时候，这自己不要吃。除非有特别情形，这个出家人或者没有时间，或者说，你们可以先吃吧！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先吃。那么这一切一切佛法，都有一个法在里边的，不可以太随便了。这是第八，用这个果食来供佛。

第九是甚么呢？用音乐。有人说，是不是 piano
（钢琴）？也差不多。不过我们这个音乐就是，敲木鱼，敲鼓，敲钟，或者敲引磬，唱赞，这就叫音乐。以音乐来供养佛。

第十是甚么？第十是最简单，甚么也不必费，就这么合掌；这合掌供养。第十是合掌供养。

你们记得这个供养有这十种。第一是香。第二是花。第三是灯。第四璎珞。第五宝盖。第六幢旛。第七衣服。第八果食。第九音乐。第十合掌作礼。这十种的供养。

那么在这个经典所在之处，这都应该供养的。「当知此处」：你应该知道，「此处」，这个地方，「则为是塔」：这个就是如来的真身所在之处。如来的真身，如来的舍利所在之处，「皆应恭敬」：一般人都应该恭敬。「作礼围绕」：「作礼」，就是叩头顶礼；「围绕」，就是右绕三匝，向右边那么绕佛。我们念〈大悲咒〉，或者念佛，向右这么绕，这就是围绕。「以诸

华香」：用这种种花、种种香「而散其处。」「散其处」就是来供养，作供养。